

对抗与融汇

——从精神分析批评走向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

张 浩

内容提要: 女性主义批评与精神分析批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对性别差异、身份建构与女性话语等诸多性别问题的观照,使精神分析批评成为女性主义批评重要的思想资源,一方面精神分析批评因浓厚的男性中心主义、父权制和性别歧视色彩而不断受到女性主义者严厉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批评又通过对性压迫的深层精神与语言结构的演示,为女性主义者颠覆“男性中心秩序”提供了理论突破口。女性主义批评与精神分析批评之间借鉴与批判的互动关系,成为其剖析、重塑女性性别建构和性别主体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关键词: 精神分析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 性别获得 主体建构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15)03-0137-08

DOI:10.16430/j.cnki.fl.2015.03.017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文艺批评思潮,女性主义批评与精神分析批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精神分析批评是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对文学艺术及其各种文艺现象进行研究所采用的一种批评模式,它不仅为现代人打开了一条认识自身及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新路径,而且也现代批评提供了一种新模式,从而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文艺批评流派之一。“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如此深入地浸润到文化领域,以至于想把它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已是不可能了。在弗洛伊德的作品里,你可以找到20世纪最主要、最具威力的思想,它已使西方文明的思想史全然改观。”(王小章等:28)而兴起于

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则关注文学活动与性别的关系,揭示文学活动受制于性别差异的事实,试图颠覆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女性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和改造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当代批评思潮的思路与方法,不但体现了其开放性,而且增强了其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

对性别差异、身份建构与女性话语等诸多性别问题的观照,使精神分析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逐渐融汇形成了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性别与身份是精神分析女性

主义批评的切入点,本文将精神分析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两个既区别又融合的领域,梳理两者在性别建构、身份界定和女性话语等方面的关联和区分,阐释父权制及男性中心主义在人类思想领域及社会结构中对女性和性别身份的统治,进而审视笼罩在女性“他者”身份之上的性别制度和性别压迫,以期把握精神分析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深入发展路向。

一、对抗:性别获得与社会建构

性别获得与社会建构一直是精神分析批评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生殖器崇拜”以及阳具中心主义就开始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批判,“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在 60 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时候,女性主义者本来和弗洛伊德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是在 20 世纪中期至 70 年代初期,各流派的女性主义者却不约而同地以弗洛伊德为批判目标。”(盖洛普:197)女性主义者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视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试图从不同的层面对其提出颠覆性的批评。

女性主义者首先对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成年以后的许多心理特点,如女性的嫉妒心、缺乏公正性(由嫉妒男性而导致)、虚荣心(对性器官劣势的补偿)、羞怯心(对性器官缺陷的掩饰)等,都是由于女性阉割情结而导致的。“女人发现自恋受到伤害之后,便会像一块伤疤一样生出一种自卑感。当她第一次试图解释没有阴茎是对她的惩罚,并意识到那是一种普遍的性特征之后,她便开始和男人一样鄙视在如此重要的方面处于劣势的性别。”(弗洛伊德:192)由于缺少男性生殖器官使女性自尊心

受到了伤害,她们由此发展出永久性的自卑感、低劣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沮丧,被弗洛伊德称为女性阉割情结。弗洛伊德有关女性心理的分析,几乎都是以女性阉割情结和阴茎妒忌为出发点的。

波伏娃认为,弗洛伊德建构了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心理发展模式,然后没有经过任何论证就强加到女性身上,从而忽视了女性的性别界定,“我们不能单从一个简单的解剖学上的比较就这样认定。事实上许多小女孩很晚才发现男性构造,而且只不过是看到而已。小男孩在他的生活经验中感到他的阴茎对他是一个可资骄傲的对象,但是这样的骄傲感不一定就表示他们同时会轻蔑他的姐妹们。”(波伏娃:41)卡勒从另一个角度对弗洛伊德生物决定论提出了质疑,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女性处于补充和寄生的地位。以阳具羡慕界定女性心理,无疑是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男子的器官是参照物,是规范,女性则是依附于这个规范旁的一种离格、意外。拉康一派的理论家,虽反驳这一观点,声称男性生殖力之特征不是阳具,但也依然以男性的阳具为纯然的生殖力象征模式,从而再次肯定了这一结构。女人,如露西·伊丽格瑞的书名所示,是“不是性别的性别”,女人不是长有阴道的人,而是缺乏阳具的人,她的本质是由这一匮乏来界定的。(Culler: 167)

米利特也对弗洛伊德的阳具崇拜提出了批判,认为阳具崇拜这个概念把性别特质与解剖学、生物学等混为一谈,“现在我们可以科学地说妇女是天生就容易屈从的,而男人是喜欢控制的具有较强性欲的,因此他们在性上征服女性是情有可原的,她们也享受这种压迫,而且理当如此。如果这样的偏见得到科学的认可,那么性的革命就可以顺利进行了。”(米利特:253)

其次,以埃莱娜·西苏、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及伊丽格瑞等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则对西方白人历史中心论、男性中心论和逻格斯主义中心论等进行质疑和批判。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精神分析学有关妇女的研究中存在着夸大性别获得和性别差异的偏见,在父权制社会中,男女性别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男性的话语是强有力的,女性的话语是微弱的。在传统精神分析学中,男性和女性经常被看成是对立的两极:男性代表着阳刚之气,女性代表着温婉柔弱;男性体现理性、技术和文明,女性则体现激情、欲望和情绪。弗洛伊德把男性的解剖特征和男性气质作为人类的标准,而把女性的特性看成是男性衍生和对立的产物。荣格更是把男性心理特征和女性心理特征当成两种对立的无意识原型,认为女性的性别获得建立在内部空间的基础上,天生具有照顾婴儿的生理和心理特性,而男性的性别获得则同外部空间相联系,其心理特征是强制、追求成就、支配和冒险等。

精神分析的对象是什么?就是在成人内延续的、从诞生开始到铲除俄狄浦斯阶段的奇特探险的过程,这个探险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孕育的一个小动物转变成人类的一个小孩,在经历了强迫性的把人类小动物变成男人或女人的人类化的历程中,这种影响依然存在。(Althusser: 57)

在女性主义看来,精神分析理论打着科学的幌子所掩盖的是歧视妇女的偏见,维护的是男性在社会上传统的优越地位,因此精神分析理论中有关性别差异的观点在传播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维持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目前尚不知道什么特点构成了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而在这点上解剖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弗洛伊

德:114)弗洛伊德在没有任何科学或者哲学根据的基础上,就从生物学的前提出发,将两性的文化差异视为生理差异的必然结果,设想存在天生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其理论的主观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想改变这个世界上由男人所形成的占统治地位的关于妇女的看法,你必须改变妇女的本质是由生理特征所决定的习惯看法。”(Ruthven: 36)女性主义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工具,来突破将生理与文化混为一谈的荒谬偏见。正像女性主义批评家妮柯尔森所指出的:“有证据表明:心理科学不去质疑情境因素和权力关系,而是通过歧视妇女的方法论为贬抑女性、解释女性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提供依据,而这一切又被贴上了科学的标签。”(Nicolson: 123)

不管是传统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还是荣格,都以男性作为参照物,把男女两性在性别上获得的差异归结为女性的“缺陷”,这种缺陷又被用来解释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从属和附庸地位,充分体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如果说,精神分析理论不断地建构着某种关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叙述和男性主体结构及社会心理、个体心理的论述,那么,它几乎从不曾有效地提供关于女性成长及主体形成的有效阐述。”(戴锦华: 142)性别不是先天的生理存在,而是后天的文化建构;性别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建构主体的流动的过程,性别不应该成为社会规制的一个固定符号,因此女性主义者把精神分析称作男权社会的“女性杀手”。

此外,女性主义者也对精神分析批评脱离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模式及其错误导向提出了质疑。精神分析批评崇尚研究中的客观化和经验方法,把文化因素、价值观念、社会背景等因素排斥在研究之外,霍妮认为弗洛伊德把文化视为生物性驱动产的

物,而没有把它视为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产物是错误的,

他的生物学倾向同时就决定了他缺乏社会学倾向,因此他往往把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因素,而又把这些心理因素归结为生物性因素。这种倾向已经使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相信:战争由死亡本能的作用所导致,我们现有的经济制度来源于肛门欲驱力,机器时代之所以不能在两千年前出现,其原因要在那时的自恋倾向中寻找。(霍妮:238)

霍妮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社会和文化因素来说明和解释人的心理和精神疾病,提出神经症的心理学和文化的双重标准,并认为神经症的驱动力量不是先天的本能,而是后天的人际关系失调所导致的。霍妮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生理构造即命运”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也导致了其与弗洛伊德的彻底分裂。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父权制是一种社会、家族、思想和政治制度,男人或是通过直接镇压,或是利用风俗、习惯、语言、传统、教育等来确定妇女应处的地位,因此男女角色的定位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文化构成。斯皮瓦克认为,我们可以在意识理论的产生过程中标注出子宫崇拜的线路,而子宫崇拜意识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里都受到了排斥。我今天对弗洛伊德的态度包含了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广泛批判,它不仅是对弗洛伊德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构成性主体的各种核心家庭式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王宁:110)

“女权主义质疑心理学的这种倾向,即把个体作为非社会的、非历史的存在物,把个体的心理生活同宏观的社会政治背景隔离开来。其结果是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顺从了社会现状的要求。”

(Vindhya: 71)女性主义者摒弃了精神分析学泛性论等生物决定论的内容,强调道德、社会的影响,认为社会文化是人格发展的重要动因,

传统心理学在处理性别与其他社会地位与身份问题的关系时,仿佛它们可以一刀切开。女性主义者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危害性,并指出社会地位的其他方面如种族、民族、阶层同样折射出了性别的重要意义,性别心理的分析不能脱离或独立于这些因素的分析之外。我的观点是,知识的生产,无论是通过科学的程序还是其他方式,都不能脱离文化,都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Marecek: 163)

女性主义者一方面认为男女两性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关系,男性通过“性政治”来支配女性,“性政治”就是维护父权制的基本策略,“无论性政治今天的表现形式多么软绵绵,它大概仍然是我们文化的最无孔不入的思想,而且体现出文化的最深刻最根本的权力观。”(米利特:16)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认为对女性性别心理的研究不能脱离女性的社会地位,对女性性别获得的分析也不能脱离产生这一行为的社会背景;女性主义者将妇女在文化中受压抑看作是父权制社会政策的基础,从而把妇女问题从性别视阈转向广阔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视阈。

二、融汇:性别主体建构与女性话语

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借鉴了精神分析批评的诸多研究途径和方法,其主要代表性女批评家为朱丽叶·米切尔、戈尔·卢宾、米利特、克里斯蒂娃、西苏、伊丽格瑞等。这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大多与精神分析学派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波伏娃、米利特等女性主

义理论家既是女性主义者,又是精神分析学者;克里斯蒂娃、西苏、伊丽格瑞等法国派主将与拉康、德里达等精神分析大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这些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思想家从柏拉图和笛卡儿到弗洛伊德、拉康和德里达,都发生挑逗性的冲突。”(吉尔伯特等:280)女性主义者在持续不断地对精神分析理论的非勒斯中心主义和“男性生殖器崇拜”进行质疑和批判的同时,又把精神分析理论当作自身重要的思想资源。她们受精神分析批评的影响,既质疑精神分析批评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消解占支配地位的男性中心文化、颠覆非勒斯(男性)象征秩序的女性观念,又提出创造一种独特的女性话语和性别秩序,以改变使妇女处于沉默或他者地位的男性中心传统,由此形成了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在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批判和质疑的同时,也从精神分析批评中吸取了有意义的营养,特别是精神分析的性别主体建构理论,成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弗洛伊德、荣格和拉康等精神分析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儿童经验与其成年后社会人格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两性分化、瓦解和变形的机制,阐释了性别身份尚处于混沌状态的婴儿是怎样被造就成男孩和女孩、以及最终被造就成男人和女人的。女性主义者尝试以精神分析批评为轴,来理解性别主体性的获得,她们或者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或者把精神分析批评当作理解父权社会以及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塑形的办法,“不少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作为一面镜子,精神分析模式可以帮助人们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个人的成长史,可以启发人们认识到妇女及妇女作品实际上是怎样形成的,并揭示这一形成过程的意义。”(林树明:18)因此精神分析

批评关于性别特质和主体性的研究对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在理论上的探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主义者将目光投向了精神分析批评,通过对儿童个体心理发展过程的追踪,来解释社会性别身份的产生,演示两性角色差异的社会化过程。“许多女性主义者相信精神分析学可以成为文学批评的有力工具。近年来,批评家一直在考虑建立新的女性精神分析学的可能性,其要义不在修补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是着重强调性别身份的发展和建设。”(肖瓦尔特:256)女性主义批评家卢宾借鉴弗洛伊德、拉康的“恋母情结”学说,诠释了个体被塑造成被社会所认可的男人和女人的过程。在精神分析理论中,俄狄浦斯情结是个重要的概念,正是在俄狄浦斯阶段划分了两性,所以卢宾将其视为产生“性的人格”的装置。卢宾认为,在俄狄浦斯阶段之前,男孩女孩在心理上并无区别,母亲的育儿劳作引起了男孩女孩同样的对母亲的爱恋。到了俄狄浦斯阶段,孩子发现了两性差别和乱伦禁忌,为了满足社会性别角色的要求,男孩向父亲认同,而女孩则以母亲为榜样,变成女性味的、被动的、异性恋的小女人,并努力适应自己的次等权利,因此恋母情结出现于孩子确认自己性别角色的时候,如果孩子顺利完成这一确认,恋母情结随之结束,成为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反之恋母情结将伴随终生,成为“性怪癖”或“同性恋”。因此恋母情结是人类性别化的关键,改变这种文化心理现象有可能根除性别压迫和歧视。

卢宾也提出女性主义应该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对人类再生产领域进行改造,这样不仅能解放女性,而且将把整个人类从限制人格发展的两性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社会性别制度曾经有过诸如政治的、

经济的、教育的以及组织的等各种附加功能,这些附加功能应该被有条不紊地剥离。然而人类在漫长历史中建立起来的性别制度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女性主义的目标“不应是消灭男人,而应是消灭产生了性别歧视和性别差异的社会制度”。(卢宾:65)她呼吁尽量消除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这样男性价值就不会被估价过高,就有可能根除性别压迫和歧视,同时她也提倡改变劳动的性别分工,使两性同等地照料孩子,这样孩子最初的性别选择就会是双性的。虽然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十分庞杂,但精神分析有关性别主体建构的论述的确对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次,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创立了新的性别建构理论,并把它置于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双重空间,成为一种颠覆父权传统秩序的批评实践。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在揭示男性中心文化传统贬抑女性的同时,也对精神分析批评的性别历史及性别塑形理论做出全新的阐释,并根据女权运动的需要,提倡女性气质、女性书写与女性解放,强调释放女性的精神能量和性压抑,试图把精神分析批评改造为一个全新的社会性别理论。

克里斯蒂娃、巴特勒及米切尔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借鉴福柯的谱系学方法,阐释了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有关生理性别、文化建构性、原初同性情欲禁忌等重要理论,并基于这些分析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和性别戏仿政治策略。(宋素凤:2001)克里斯蒂娃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提出精神分析内部存在着两个象征秩序,以父名、阳具、法则支配的“象征秩序”以及以被压抑的女性世界为代表的“符号秩序”。前者类似西方文化传统中的“阿波罗神秩序”,代表语言的法则性;后者则类似“酒神秩

序”,代表语言、节奏、和谐,与身体和内驱力紧密相连,

性别是通过一系列行为的因袭与重复建构起来的某种内容空洞和不足为信的东西,并不是某个天衣无缝的内在身份的表达,也不是决定人们行动的本质基础。性别本身是经由行为举止的不断重复而得以形成的,这些行为总是试图接近那个拥有着某种物质根基的身份理想,但是,它们身上间或出现的不连贯性却揭示了这一根基的无所依傍。(Butler:141)

米切尔则继承了传统精神分析学的阉割理论,肯定了精神分析批评对男女性别差异问题的指导性意义。米切尔指出,在父权制社会中,从阉割情结和狄俄甫斯情结产生的妇女心理,其本质始终是保持不变的,一个女人无论贫富、黑白、美丑,就其与父权秩序的关系而言与其他所有女性相差无几。她认为既然性别差异受社会文化而不是社会现实的支配,那么由文化因素建构起来的性别差异就不是不可能改变的,“研究妇女时我们不应忽略心灵科学的方法,那是试图解释女人如何成为女人、男人如何成为男人的理论。通过家庭来表达的生物和社会的边界是精神分析学勘探的领地,性的区别产生在这个领地中。”(罗斯玛丽·童:173)

此外,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在建构自身性别主体理论和性别政治秩序的基础上,又沿着精神分析批评的微观分析轨迹,尝试建立女性独特的话语方式。伊丽格瑞反对弗洛伊德把弑父看作人类文明基础的观念,而宣称“西方文化的一切文明在于弑母”。她认为基督教文化把上帝看成世间万物的生产者,于是男性就成为文明与文化的唯一象征,而女性不过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被领导者。伊丽格瑞呼吁改变这种弑父文化的表征模式,以寻找女性独特的表

现方式来解放女性,

女人是对立项,是男人的“他者”。她是非男人,是有缺陷的男人,她对于男性第一原则基本上只有反面价值。但是同样,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是由于不断排除这个“他者”或对立项,因此他是相对于她来规定自己的。不仅他自己的存在寄生地取决于女人,取决于排斥和臣属她的活动,而且,这种排斥之所以必要的理由之一是:她是“他者”,是他需要压抑、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贬到他自己的明确界线以外一个保险的异域。(伊格尔顿:146)

伊丽格瑞通过对女性谱系的回溯探究,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修正,试图回到前俄狄浦斯时期,重新书写母女关系,建立被忽视的“母性话语”,从而使母亲形象和母性得以彰显。她认为,“父权制是建立在‘弑母’行为之上的,男权文化与象征秩序不止压抑了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的潜能,也造成了被放逐的女儿及不能恢复原初欲望的女人,女人无疑是从自我的认同中被放逐了。”(黄华:201)因而,“女人对于女性身份的困惑是在俄狄浦斯阶段后期产生的,那是男权和男性文化霸权赋予性别差异的变形价值,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家主张返回到形成俄狄浦斯情结之前的状态,重建‘母权制价值观’。”(王先霈等:660)只有当“母亲以女人、以她的欲望,而不是以俄狄浦斯母亲来界定时,才有可能恢复前俄狄浦斯时期的母女关系,才能寻回女性自我言说的场域”。(黄华:203)巴特勒也从解构主义的角度认为,应该将“女性从曾经限制它的母性或种族主义的本体论中解救出来,并且赋予她出现在不被赋予意义的场所的活动自由”。(王先霈等:643)

克里斯蒂娃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拉康解构化的精神分析观点,认为女人始终处于不可界定的边际地位,因而具有

消除父权制二元对立的特殊意义。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能力、她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她被迫保持沉默,只有写作行为才能改变这一被奴役的关系,因此克里斯蒂娃赋予女性写作以女性解放的特殊功能,提倡通过写作活动引导妇女走向觉醒、走向妇女真正的解放。与克里斯蒂娃一样,西苏也认为要改变女性在性别二元对立关系中被压制的地位,必须通过写作,女性的写作具有真正强大的、破坏性的力量。西苏又进一步提出了女性身体写作的口号,认为女性写作是与男性写作完全不同的,男人写作是为了追求世俗功名,女性则只有自己的身体,女性只有通过身体才能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西苏的身体写作理论具有颠覆男权中心文化、深化妇女解放运动的现实意义,然而,她把妇女解放建立在女性身体写作上,把性别平等局限在语言和身体颠覆的范围内,因此克里斯蒂娃和西苏有关女性解放和性别秩序重建的努力最终只能走向乌托邦。

无论是伊丽格瑞重建弑母文化的努力、巴特勒提倡的回归母性、克里斯蒂娃构建的母性话语、还是西苏呼吁的女性身体写作,其最终目的都在于扩展“女性”这一概念的“所指”范畴,彰显精神分析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由此可见精神分析批评在体现了自身浓厚的性别歧视色彩的同时,又通过对性压迫的深层精神与语言结构的演示,解构了自身的生物决定论,为女性主义批评颠覆“男性中心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看,精神分析批评关于社会性别身份与生物决定性之间关系的阐释,关于

语言和女性身份建构的独创性思维方式,为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看待现行性别秩序以及性别权力运作的方法,启发女性主义者探索“男性中心秩序”之外女性身份建构的可能,改造其理论结构,从而达到为女性主义批评自身所用的目的。精神分析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紧密结合使其成为观照女性精神实质的重要力量,成为剖析、重塑女性性别建构和性别话语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参考文献:

1. Althusser, Louis. "Freud and Lacan." *New Left Review* 55 (1969): 57.
2.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3.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New York: Cornell UP, 1983.
4. Marecek, J. "Gender, Politics and Psychology's Ways of Know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 (1995): 163.
5. Nicolson, P.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Rethinking Psychology*. Newcastle: Sage, 1995.
6. Ruthven, K. K. *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Cambridge UP, 1984.
7. Vindhya, U. "Feminist Challenge to Psychology: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Psychology and Developing Societies* 10 (1998): 71.
8. 波伏娃:《第二性——女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9.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文选》第5卷。纽约:Basic Books 出版社,1959。
11. 盖洛普:《通过身体思考》,杨莉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2. 黄华:《权利、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 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冯川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4. 吉尔伯特等:《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载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5.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6. 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载王政、杜芳琴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7. 罗斯玛丽·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8. 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9. 宋素风:《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载《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1期。
20. 王宁:《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探幽》,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21. 王先霏等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2. 王小章等:《潜意识的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3. 肖瓦尔特:《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载王逢振等译《最新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24.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美汉学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研究(1960-2010)”
(14WYB023)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北京 100083

HU Junfei Nationalism: The Skepticism to, Defense for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Marxism Criticism 120

Represented by Eagleton, Jameson, Anderson and Ahmad, contemporary Marxist critics highlight the way to address national problems in its critical theory. By researching the nature, essence and historic value of nationalism, they identify its strategic position in resisting capitalism, integrating and giving impetus to socialistic reform. They all acknowledge, on the one hand, nationalism plays a progressive part in terminating old colonialism; on the other hand, for today's political reform, national state is "the only reality field and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However, they also clearly realize and inquire about the danger and deficiency of the old nationalism in resisting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In this respect, Marxist critics have transform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ism, so as to echo the classic Marxist national view. As for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to adapt the national concept in globalization context, the discourses of nationalism from foreign Contemporary Marxist criticism ar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both reference and vigilance.

WANG Yukuo The Debate between August Wilson and Robert Brustein and the Bitterness Reflected in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129

The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playwright August Wilson delivered a speech "The Ground on Which I Stand" in 1996, and he argued with Robert Brustein (director and critic) face to face in January 1997 about supporting and establishing Black Theatre and the decline of color-blind casting. Brustein's Eurocentric view of universality provoked Wilson's sharp counter-criticism. Their debate and exchanges of arguments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American academic sphere to matters of literature and race,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literature, enriching people's acknowledgements of ethnic literature and its disagreements with the dominant literary traditions of Europe and America.

ZHANG Hao Conflict and Fusion: From Psychoanalysis to Psychoanalytic Feminism 137

Psychoanalysis has a close internal relation with feminist criticism.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oughts for feminist criticism due to its attention to gender difference, female discours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n the one hand, it has been questioned and criticized by feminists for its androcentrism, patriarchy and sexual discrimin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for feminism to overthrow the androcentric order. This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feminist criticism and psychoanalysis has given feminism an important means and basis to dissect and remold the feminist gender construction and sexual subject.

CHEN Rong Post-Panopticon in Liquid Modernity: On Liquid Surveillance: A Conversation 145

Zygmunt Bauman and David Lyon in *Liquid Surveillance* probe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disclosing that contemporary surveillance is liquid and post-panoptic, while its social control is exerted in a wider, more invisible yet more effective way. The new transformation takes advantage of people's demand for security, obsession in individualization and visibility, and desire for consumption. Relying on rationality, it assumes a posture of adiaphorization and expects a moral acquittal. As a dimension of liquid modernity, it assumes political and ethical inaction.